

你为 何 心 虚

你

为

何

心

虚

浙江小说

● 家

你为河气重

你

为

何

心

虚

一

斯

继

东

●

你

家

出

版

社

一
斯
继
东
自
选
集
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为何心虚：斯继东自选集 / 斯继东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2

(浙江小说10家丛书)

ISBN 978-7-5063-9857-2

I. ①你… II. ①斯…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1330号

你为何心虚：斯继东自选集

作者：斯继东

统筹：张亚丽

责任编辑：周茹 赵超

装帧设计：薛怡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作家在线）

印刷：河北画中画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52×230

字数：251千

印张：18

版次：2018年2月第1版

印次：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9857-2

定价：40.0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寻找家谱 / 001

我总在梦中见到先祖们一双双注视我的眼睛，眼神怪异。他们显得欲言又止。我开始寻找那本家谱……

枪毙爱情 / 021

我只觉得身体进入了一个神秘的陶罐，里面有水有音乐有烛光，我们走进去，于是成了其中和谐的部分。

事故 / 039

那天其实什么鸟事都没发生。新的一年照例从一只旧闹钟开始。

我没有父亲 / 051

“我没有父亲!”艾说。艾从位子上站起来。艾十岁了,艾一直跟着柳长大,艾是真的没有父亲。

漂在水上的白月亮 / 059

白月亮漂在水库中央,像一张温暖的嘴,我又听到了水底下的喧哗声,爹在呼唤着我的名字。

我知道我犯了死罪 / 069

说我杀了人?打死他们也不敢相信。
但我的的确确杀了人。

C O N T E N T S

今夜无人入眠 / 093

荒唐，又是那首该死的《今夜无人入眠》。但是，且慢。

广陵散 / 119

我想说，贤是唯一的，所以一就是七，七就是一。但最后，我又写出了什么？

液瓶里的天堂 / 135

灾难似乎早已过去，在子宫一样的液瓶里，天堂风平浪静。

香粉弄9号 / 151

胡一萍有点意外，顺着声音摸过去，就摸到了自己的脸，此刻生动得像一朵盛开的花。

乌鸦 / 163

在我的尸首腐烂发臭消失之后，我还得夹着那把黑伞继续孤独地活下去。

楼上雅座 / 173

那个荒唐的念头再一次死死地攥住了我的心。我朝楼梯走去。我迈上了第一级台阶。

赞美诗 / 183

另一种说法是，万能的上帝收走了惊
蛰眼里的两面铜锣，迷途的羔羊得了拯救。

你为何心虚 / 207

赵四死死地攥住被角，全身的鸡皮疙
瘩都竖了起来。不是害怕，而是心虚。

白牙 / 229

我又一次看见了镜子里的那个男人。
白牙在他嘴里像刀子一样晃了一下。

西凉 / 249

对了，那一次马家俊不是来送货的。
那么，他是顺道来告个别的吗？

逆位 / 269

在四合的暮色中，我忽然接受了之前的
所有事情——包括学校里那个等着我的
悬而未落的判决。

我总在梦中见到先祖们一双双注视我的眼睛，眼神怪异。他们显得欲言又止。我开始寻找那本家谱……

寻找家谱

S I J I D O N G

Z I X U A N J I

N I W E I H E

X I N X U

我总在梦中见到先祖们一双双注视我的眼睛，眼神怪异。他们显得欲言又止。我开始寻找那本家谱，据说每一姓氏的家族都是有家谱的。我希望能从家谱中找到解开先祖们郁于心胸的隐情的蛛丝马迹。

费尽心机寻找的结果是毫无结果。父亲说他看见过那本家谱……不过那是在三四十年前，他说那时他还是个鼻涕虫。我瞳孔里看到他前半句话亮起的光很快在他的后半句话里黯淡下去。父亲说那天二奶拿了家里的藏书在太阳下晒，其中一本线装的斑斑驳驳，不卷角的书就是家谱。

可是现在，二爷二奶连同他们儿辈的人都已一一过世，我曾经找过雷大——也就是二爷的单传孙，他是村里唯一的屠夫，宰猪，连带也宰牛杀羊。“家谱？什么家谱？”他朝我吹胡子瞪眼，他连家谱的影儿都没瞧见过。

我怀疑我已无能为力。也许我寻找的家谱已连同那个据六爷说子孙三辈里生得最齐整最聪慧的小叔伢连同祖母时时念叨起的那串檀木

念珠一起，丧生于三十年前家族的那场大火之中。

家谱在疯狂地吞噬一切的火舌中化作了灰烬。但是我仿佛看到灰烬轻轻地飘起来，然后准确地降落到了每个当时亲临现场的我的祖、父辈人身上。我相信那上面依附着先祖的亡灵，它将会在每个当时在场的子孙的体内沉积下来。每一个在1959年前出生的祖、父辈族人都是今天我在寻找的家谱的一部分。有一些年岁大的此刻早已不在人世，但他们一定已把一撮灰烬注入了他们子孙的体内。

家谱是存在的，但它不是现成的。

半夜时分，男人在绵长的睡境里被女人推醒。孩子在哭，女人一反常态变得语无伦次：“听……你……你听……”于是男人听到了杂乱的脚步和台门被暗暗撬开的声音。

强盗。男人倒吸了一口冷气。“快！从后门跑！”男人匆忙中不忘把棉袄朝身上扯，孩子还在哭，女人顾了孩子就顾不了自己。男人又听到一声更轻微的吱嘎声，屋门已被撬开。“你再哭？！”孩子忽然止了声。男人打开了后门——后门一块桥板直通后山——去拉女人，女人死搂了孩子不放，“你自己还要不要命？把娃放下！”“不！不行！”女人变得犟起来。急促的脚步声已到了半楼梯，男人冷不防抢了孩子，朝床篷顶一搁，一拉女人就出了后门。

后山漫坡遍野都是半人高的茶树，男人死拽了女人前脚刚钻入茶树埂，后脚弹片就像飞蝗样追了上来。

立春时分，天寒得悚人。半夜里露水又正好上来。匆匆忙忙地跑出门，女人连棉袄都没套上，男人把身上的脱下来让女人穿了。自己就不自禁地打了几个寒战。

也不知过了多久，狗的狂吠声渐渐在村子里平息。强盗大概已经走了，男人直了直酸疼的腰板，嘘口气，女人还在怀里不断哆嗦。

一只雄鸡打破夜的寂静稳稳长长地啼了一声，接着整个村庄的雄鸡跟着亮出嗓门。鸡叫二遍，天渐渐白亮。

男人在微明的天色里看到了女人松散凌乱的头发，沾满污泥的脸

颊和冻得发红的鼻子。“我的娃——”女人忽然从失魂落魄中醒过来。

男人跟在一路疯号着奔走的女人后面，钻出茶林走上从后山入村的黄土路。黄土路被水流冲得沟沟壑壑早已不成路，女人连着绊倒了两次，爬起来顾不上拍打身上泥尘，一瘸一拐地朝自家瓦屋跑。

从楼上后门伸出来的桥板已被踹到了后坑的阴沟里，男人只得拖了女人绕个圈子从前面台门进去。台门半扇开半扇闭，门支横卧于地上，像一个遭难的尸体，上面有几个新鲜的泥印。

屋里翻瓮倒髻，满地狼藉，一只鸡雏从堂屋里窜出来惊慌失措地跑向女人。屋里死寂一片，糟糕！孩子完了。二人分不清前后地朝楼上闯，半楼梯里忽然听到了娃的哭声。娃像是刚从梦中醒来。

女人与孩子抱在一起号啕大哭，床头柜半开着，男人也顾不上察看里面的二百大洋，忽然就忙不迭地朝南跪下，又一手拉过女人，一起咚咚磕头：列祖列宗有灵，列祖列宗管佑。

一个婴孩在床篷顶躲过了一场劫难。

一个半岁的婴孩居然在强盗折腾的大半个夜里一声没吭。无数年之后，当我抚去光阴的尘埃重新触摸到这段往事，我只能像故事中那个父亲一样跪倒在地：列祖列宗有灵。

先祖来到老鸦窠开天辟地，大约是在咸丰年间。

他是骑着一只老山羊离开诸暨斯宅的。遇上饥荒，兄弟十多个待在家里再也难以糊口。放了十多年的羊，临离家出门自谋生路时，他什么都没要，就要一只羊，做娘的就含泪在羊圈里选了那只最大的母山羊给他。“女儿”出嫁，所有的嫁妆却是一只山羊。

先祖跟在山羊后面一直朝东走出了县界。黄昏时分，山羊在一大摊鲜嫩的水草边停了下来，先祖相随停下来四顾：一个地势还算平坦的小山坳，南面背靠山，东西两边是从背山延伸下来的一对短土岗，仿佛一把椅子的两个扶手。一条溪涧从山上流下来，把谷地均匀地剖成两半。先祖把目光收回到母山羊身上，跪下去轻轻扳住她的头颈：“羊咪咪，你是说我们要在这里住下来？”

母山羊看着先祖，她长长的犄角像长在一大片洁白的云朵之上。

“你同意的话，你就叫‘咩……’”

“咩……”夕阳的余晖里母山羊温顺得像一个含情脉脉的新娘。

“你同意了？”

母山羊把热乎乎的舌头伸出来。先祖一把抱住她，泪珠忽然就扑簌簌地掉了下来。

先祖有的是力气和时间，后山的荒坡都被开出来植下了茶叶、苞谷和红薯。先祖还在屋前屋后撒了许多油菜花籽。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浪漫。这年春天，遍地的油菜花招来了大群的蜜蜂，在金色的嗡嗡声里，五谷开始繁衍。

母山羊也在这年春天生下五只羊羔。

茅草房的山洼热闹起来，先祖却越来越感到寂寞。

老一辈的是没有人不知道“豆腐阿惠”的。

“豆腐阿惠”靠做豆腐发家，算得上当时乌甲河下游集镇——雅璜庄的一方富户。“豆腐阿惠”与我们的家族毫无瓜葛，而且从感情的角度讲我也并不愿意提起他。

我所以不得不提起他是因为他那个叫娟娟的女儿。娟娟是我的曾祖母。

有一点我一直想不明白：势利的“豆腐阿惠”怎么会把他的宝贝女儿许到上游这个更偏僻的山村配给我那家道并不富足的曾祖父呢？

曾祖母知诗书，通文墨，容貌更是在方圆出了名的。我想后来，我祖父的一手好字是与曾祖母分不开的，我几个姑姑的美貌更是与曾祖母分不开的。

一个叫娟娟的女孩坐着幸福的花轿，率领着一路凄恻的唢呐在1923年的春天走进我的家族。这一日不知道是1923年春天的阴历哪一日。可就是从这一日开始，曾祖父有了个娇艳的新娘，我的祖父有了个贤淑的母亲，而我，有了个全世界最美丽的曾祖母。

新婚的浪漫只持续了三天。

布谷鸟一叫，春忙也就开始了。

婚后第四天清晨，天刚亮出第一缕鱼肚白，男人忽然就翻身起床。

“起这么早干啥？”女人搓着惺忪的睡眼问。

“你管自睡吧！”男人顾自穿衣裤，走出去又折回来替她按了按被头又添了话，“睡够了起来，早饭锅里帮你置着。”又顾自出来。

兄弟仨都立在院子里洗脸面，爹提了裤子从厕所里出来，一边就发话：

“老大带媳妇去牛乱弯放茶秧，那块山土质好，不要放太密了，秧在屋后选右边大的挖去；老小跟我去和尚岭脚翻土；老二去后山撒玉米籽。”

窗外有几只鸟雀在树丛里来回地跳跃。鸟雀清晨的啼声为春天这张静的画布添加了活气。女人透过窗户看着男人的背影孤单地爬上后山，忽然感到委屈。女人想了想就起身出房，出院门时顺手从门背后选了把小锄头，悄悄尾随男人的鞋印上了后山。男人走到自家界上，刚平整出一小块地，抬头擦汗间就看见了气喘吁吁跟上来的人。

“你怎么来了？”

“上了你家门就是你家人，干啥上地头不叫我一声……”女人说了一半，满腹的委屈就涌上来化作了珠玉样的泪滴。

男人倒笑了，走过去拭了女人的泪：“是爹开口说刚过门让你先息几天的，人家疼你你还委屈？刚开春的天，我是想睡都没的睡。”

“你想睡你就去睡好了，谁管你！”女人这样说着却过去帮起男人的活。

男人在平整出来的土地上倒退着用锄尖勾出均匀的空，让女人学着朝空里放种，一空三粒一空三粒。女人开始时觉得轻松甚至有趣，但二垄地下来，手里盛玉米种的小畚箕就开始沉起来，小臂麻木变得不属于自己，弯下去的腰再也直不起来。

女人的脸慢慢地潮红又慢慢地苍白再一会却泛出了暗青色。曾祖母对生活的理解就是从新婚后第四天撒玉米种开始的。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曾祖母由一个娇贵的小姐转变成一个实在的农妇。她懂得

了五谷的来源，懂得了通过双手养活自己。

“九瓮十三髻”曾经一度成为二房人的荣耀。

在这里瓮和髻不是用来盛干菜腌萝卜，而是用来装白花花的银元的。“九瓮十三髻”与一个歪嘴斜眼鼻孔朝天的丑女人有关。

男人是一个挑脚夫，有一次不知挑了担什么经过雅璜庄。路上一颗石子挺有意思地跳进了他的木屐，走一步，石子就硌一记，把痛朝心里钻。经过那个路廊，男人就歇下担，坐到石条上，一边朝草鞋与木屐中间掏石子，一边就咒骂开了。骂得很脏，大意是他要与三角石头的祖母外祖母上八辈子所有女人睡同一张床。

骂着骂着一个人忽然立到他前面。

男人抬起头看，来人瓜皮帽，黑缎衣，一把折扇。

“你刚才×谁？”

“这位大爷，我没敢×谁，我只×这块三角石头×它的祖……”

“还说没×谁？……你知道我是谁？”来人气势汹汹地抓住了男人的前襟。

男人做梦也没想到，来人就叫“三角石头”。因为他平素游手好闲、横七横八，谁也招惹不起，乡里人就起了这个绰号给他。“三角石头”在我们那里就是“放哪哪都碍眼，放哪哪都不落位”的意思。

男人老实巴交，说×都×了你说咋办？

“三角石头”问他明了还是暗了。

男人说明了怎么了暗了怎么了。

“我也不能让你白×，明了我立马叫帮人来先打你个皮开肉绽，再送你到衙门吃官司……”

男人赶紧插嘴说他不要明了，也经不起打更吃不起这场官司。“至于暗了嘛……说起来简单，我看你穷困潦倒又老实巴交……算你小子憨有憨福，我把女儿嫁给你，另外再贴你一百大洋。”就这样，男人×人家祖先×回了一个老婆。

“丑是丑了点，可拉灭了灯还不一样？可她还不照样给我生蛋下